

THE
COCOON

茧

张悦然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THE
COCOON

茧

张悦然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董/张悦然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02-011802-1

I. ①董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41216 号

责任编辑 樊晓哲 赵 萍

责任印制 史 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50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3.375

印 数 1—80000

版 次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802-1

定 价 43.00 元

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第一章	……	3
第二章	……	45
第三章	……	147
第四章	……	307
第五章	……	411
后 记	……	419

目 录

第一章	……	3
第二章	……	45
第三章	……	147
第四章	……	307
第五章	……	411
后 记	……	419

第一章

李佳栖

回到南院已经两个星期，除了附近的超市，我哪里都没有去。哦，还去过一次药店，因为总是失眠。我一直待在这幢大房子里，守着这个将死的人。直到今天早晨，他陷入了昏迷，怎么也叫不醒。天阴着，房间里的气压很低。我站在床边，感觉死亡的阴影像一群黑色翅膀的蝙蝠在屋子上空盘旋。这一天终于要来了。我离开了房间。

我从旅行箱里拿出厚毛衣外套。这里的暖气总是不够热，也可能是房子太大的缘故。我一直试着和那种从墙皮里渗出来的寒冷相处，终于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。我走到洗手间，没有开灯。细细的灯棍散发出青寒色的光，会让人觉得更冷。我站在水池边洗脸，想着明天以后的事。明天，等他死了，我要把这房子里所有灯都换掉。洗手池的下水管漏了，热水汨汨地逸出来，在黑暗中静静地流过我的脚面，像血一样温暖。我站在那里，舍不得把水龙头关掉。

我走下楼，到厨房里煎了两只蛋，把切片面包放进烤面包机。我坐在桌前，慢慢地吃完早餐，然后从储物间搬出梯子，把所有房间的窗帘都摘下。再回到一楼客厅的时候，发现它完全变了一个样子。我站在门边，眯起眼睛看着光秃秃的大窗户。阳光照亮了角落里的每一颗灰尘，吹拂着房间里的秘密。

中午过后，我回到这个房间来看他。他的身体压在厚厚的鹅毛被底下，好像缩小了一点。天仍旧阴着，死亡继续盘旋，迟迟不肯降下来。我感觉胸口窒闷，太阳穴突突在跳，穿起大衣，从这幢房子里逃了出去。

我在医科大学的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。闲置的小学、图书馆背后的回廊、操场上荒凉的看台，这些都没有让我想起你。直到来到南院的西区。从前那片旧楼都拆了，现在是几幢新盖的高层公寓，楼洞前安装着铮亮的防盗门。我走到最西边，绕过它们，惊讶地发现你家那

幢楼还在，被高楼围堵起来，孤零零地缩在墙边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不相信你仍旧住在里面。可我还是走进来，按响了102室的门铃。里面的人应声说，进来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拉开门。房间里很昏暗，炉子上似乎在煮什么东西，洒散着很重的水汽。有个男人坐在沙发上，闭着眼睛，好像睡着了。隔着阴鸷的光线、湿漉漉的水汽以及十几年的时光，我认得出那是你。程恭，我轻轻叫了一声。你慢慢睁开眼睛，好像一直在等我，等得乏了，就睡了过去。有那么一刻，我几乎怀疑是不是早就约好和你见面，只不过是自已失去了记忆。可事实上你并没有认出我，在我说了我是谁以后，也表现得很冷漠。我吃力地和你寒暄着，提到从前的朋友，问起废弃的小学，很快把最表层的话都说完，就陷入了沉默。我想不出继续留下的理由，只好起身告辞。

你把我送到门口。我说再见，你说保重，我转过身去，门在我的背后关上了。走廊里很静，能听到防盗门铁棍上灰尘震落的声音。我站在那里，不敢迈出楼洞。生怕一旦汇入外面的天光，我们会再度失散。冷风涌进来，防盗门吱呀呀地响了几声，像是有人在暗处叹气。一些含混的念头在心里，如同奄奄的火种，经风一吹，又活了过来。我好像有点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到这里来，鼓起勇气又按响了门铃。我约你晚上到小白楼来一趟。没等你反应过来，我就转身走了。

我沿着湖边的小路慢慢往回走。再回到这间屋子的时候，内心变得很平静，从抽屉里拿出那张一直没看的光盘，放进影碟机。然后泡了茶，搬来两把椅子，坐下来等你。窗外的天光渐渐乏暗，床上的人喃喃自语了一小阵，好像在做一个很深的梦。他呼吸得非常卖力，整个屋子里都是从他的烂肺里呼出的酱紫色空气。光线暗下去，忽然又亮起来一点。回光返照的天色，好像要有什么异象出现。大风把窗户吹开了，我走过去关上，才发现外面下雪了。我忽然觉得你不会来了。

可是我仍在等。

我隐约知道，一切必将这样发生。天完全黑了，雪下得越来越大。我走到窗边，眺望着远处的路。已经没有路了，只有一片茫茫的白色。我一直盯着它，看得眼睛几乎盲了。终于，一个黑点在眼底出现，像颗破土萌发的种子，冲开了那片白色，在视线里扩大。是你朝这边走来。

你什么也没有问，就跟着我走上楼梯，来到这间屋子。你好像早就有预感，看到他躺在床上，并没有表现出惊讶。你向前走了几步，以一种总结性的目光端详着他的脸，好像在丈量他的一生。那是太复杂的运算，你有点迷失了，只是怔怔地盯着他，直到我搬来椅子，让你坐下。

是的，你看到了，他就要死了，我的爷爷。我知道我应该给医院打一个电话。他们会立即派车把他接走，连夜召集专家会诊，竭尽全力抢救。生命或许可以多维持几天，但也不会太久。然后他们开始准备葬礼——李冀生院士的隆重葬礼。追悼会那天，我将作为唯一到场的家属和大家一起为他送行。人们眼含热泪念诵他的生平，慢慢挪着脚步瞻仰他的遗容，一些不认识的人走上来和我讲话，对我说我爷爷是怎样一个人，伟大、睿智、令人尊敬……省长或市长也会赶来，亲切地握住我的手，对我说节哀顺变。摄像机镜头像一条忠诚的狗，跟着他摇过来，在我的脸上采集欣慰的表情。一切都会有人打点好，我什么都不需要做，除了准备好充足的眼泪。

我应该也能哭出来吧，不是因为他，而是为了那些和他一起离开的东西。可是我无法让自己按下医院的电话号码。一旦拨通电话，他的死将会变成一桩公共事件，和我再也没有关系了。他的身边围满了护士、医生、他的学生和同事、来探望的领导，还有媒体……人们乌乌泱泱挤进他生命最后一点时间里，展现出这场即将到来的死亡应有的规模。死亡的规模就是他生命的重量。一艘巨轮的沉没。我不应该

阻止一个伟大的人隆重地死，我知道，可是眼下我却攥着这一点时间，怎么也不想交出来。过去那么多年里，我没问他要过任何东西，他的关心、他的宠爱、他的荣誉……他的一切我都不想要。现在我只想要他的死，把他的死据为己有。我等待着那一刻降临，等待着一个不存在的声音向我宣布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
下午见面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有些东西横亘在我们之间，那个秘密，也许你早就知道了吧。它可能已经在漫长的时光里消融，渗入生命的肌理。但是不管以何种形态，我相信它仍旧存在着，并且你也像我一样，无法对它视而不见。就让我们谈一谈好吗，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把关于这个秘密的一切，都留在今晚。

外面的雪下得真大。大片的雪花从天空中纷纷落下，仿佛是上帝在倾倒世人写给他的信。撕得粉碎。

程恭

我不能在这里待太久。等会儿雪小一些，就要去火车站了。今晚我要出一趟远门，其实下午就应该走了，你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正在等一个送水的人，要是他早点来，我们恐怕就不会遇到。

下午我收拾好行李，去厨房倒杯水，发现饮水机空了，就给水站打了电话。过了半个小时，送水的男孩还是没来。本来不打算等了，但是上次没现金，借了他的钱，总觉得还是要还上。出门之前，能了结的事应该都了结一下。外面阴着天，我觉得越发口渴，从柜子里翻出一只很破的铁壶，煮上了水。苍蓝的火焰在壶底吱吱燃烧，铁壶发出细琐的声响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竟然睡着了，还做了梦。梦里我、大斌和子峰，我们还是一群少年的模样，在夜晚的巷子里奔跑，大家都喝了一些酒，似乎很快乐的样子，脸上的青春痘红得发光。就这样一直跑啊跑，跑到了大街上。大街上霓虹灯闪烁，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，他们拎着啤酒罐，朝不远处的广场走去。我们跳上了路边的一辆吉普车，红色的，引擎隆隆地发动起来，大家欢呼着，吹起了口哨，把身体从车窗里探出去。在一派节日狂欢的气氛里，汽车疾速朝前方驶去。

迷蒙中我听到了敲门声，猜想应该是送水的男孩，就向着门口喊了声“进来”。门没有锁，那个男孩自己会推开门，扛着水桶进来。我仍旧闭着眼睛，回想着先前的梦。它像是一个电影的结尾，远去的汽车，缩小的房屋和街道，渐渐听不见了的欢呼和笑声。大幕落下，一片漆黑。好像所有的东西都被带走了，我静静地待在黑里，像一只空碗。隔了一会儿，我才感觉到涌进来的冷风，知道门被打开了。却没有脚步声，屋子里一片寂静。

我睁开眼睛。你站在门口。我不知道你已经站了多久，没准连我

在梦里大笑都看到了。还有醒来的悲伤，最虚弱时刻的样子。程恭，你低声喊出我的名字，声音非常沙哑，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开口讲过话。快要下雪了，天阴得厉害，屋子里黑漆漆的。炉子上的水沸了，咕噜噜地翻滚着。我仔细地看了你一会儿，确信自己并不认识你。可是在昏暗的光线里，我忽然觉得这个站在对面的陌生人，似乎与我的生命有很深的联结。那种感觉让人背后一阵发凉。我努力回想着，记忆的卡片在头脑中哗啦啦地翻动。然后你说，你是李佳栖。

你嘴巴里呼出的白色哈气，被风撩起的卷曲头发，大衣下摆底下微微颤动的膝盖，这些让我相信眼前的你是真实的存在，并非是先前那个梦的延续。十八年没见了，认不出来也不奇怪。你没有化妆，苍白的脸有一点浮肿，不过总算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，长成了一个美人。只是那张桃心小脸乌戚戚的，一副在大都市待久了的神情。你问我，你的样子是不是和我想象的不一样。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。坦白说，我从未想象过你长大之后的样子。对我而言，和你有关的一切都已经装进档案袋，封上了火漆。说出来或许会有些伤人吧，不过，我真的没有期待与你再见面。

我走到厨房关掉炉子。水已经蒸发了半壶，整个房间弥漫在白雾里。你局促地坐下来，看着我倒茶。

“你还跟奶奶和姑姑一起住吗？”你问。

我告诉你，奶奶已经去世了，现在我和姑姑一起生活。

“她一直没成家？”你问。

“嗯。”

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艰难。每次陷入沉默，我都觉得心脏受到压迫，只想快点结束这次见面。你似乎有所察觉，但还在努力寻找话题。茶冷下去，屋子里的白雾已经散尽，你终于起身告辞。我刚关上门，感觉松了一口气，门铃又响了。你站在门口，请我晚些到小白楼来。我

还没有来得及推辞，你已经走出了楼洞。

我并不打算赴约。不管是因为什么，我想我们都没有再见面的必要了。我坐在沙发上一支一支地抽烟，天色越来越暗，门突然笃笃地敲响了。送水的男孩扛着水桶站在门口，说是给西郊的一户人家送水去了。他戴着一顶脏兮兮的灰色毛线帽子，神情恍惚。

“我迷路了。”他说。

我把送水的男孩送走，系上外套的扣子，拖着旅行箱出了家门。外面已经黑了，天空开始飘雪。走出南院，我站在街边等了很久，也不见有出租车经过。好不容易来了一辆，司机摆手说要收工了。天冷得厉害，我不停地跺着脚，把热气呼到手心上。身后是一个小饭馆，门呼啦一下打开了。老板娘从里面走出来，她到隔壁的小卖部替客人买烟，看到了我就热情地打招呼。去年夏天有一阵子我常来她这里喝酒。

“要出远门啊？”她问。我点点头。

“着急吗？雪小一点再走吧，这会儿很难打车。”她说。我跟随她走进小饭馆。最里面的位子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，拿过老板娘买回来的香烟，剥掉塑料纸，点着了一根。我在靠窗的桌子前面坐下，要了一份卤味拼盘。老板娘是潮州人，跟着老公来到这里，后来老公跟着别人的女人跑了，她却留了下来。

“有新进的老挝啤酒，要不要试一下？”她问我。我说好啊，虽然并不想喝。我知道酒会让意志变得软弱。

我一边喝酒，一边吃着卤豆干。啤酒很淡，有夏天的味道。老板娘和中年男人一直热络地聊着天，从妈祖像到酿豆腐的做法。

“这里的水不好，豆腐不好吃。”老板娘感慨道。

过了一会，中年男人付了账走了。店里只剩下我一个客人，变得很寂静。

“你朋友的哮喘好些了吗？”老板娘忽然问。“前阵子有个客人到

店里来，说起家里有个祖传的治哮喘的偏方，我就让他写下来了。”她翻腾着收银台底下的抽屉，“咦，放在哪里了？”

“没事，别找了。”我说。

“在这儿呢！”她说，“我就记得收起来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接过药方，塞进口袋里。

她回到座位上，点了一支烟。

“好大的雪啊。”她喃喃地说。

我转过头去看着窗外。黑沉的夜幕中雪花纷飞。地上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。马路沿上留下的脚印被新雪覆盖，只剩下浅浅的窝。

“要不是因为这里会下雪，我早就回南方了。”老板娘说，“你喜欢雪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我说。

我们都没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外面的雪。我盯着路灯下的那道光渠，大片的雪花在当中剧烈地翻卷、坠落，如同在苦海里挣扎。

我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，也下着这样大的雪，我离开学校去你爷爷家找你。你要走了，你妈妈领着你到学校办了转学的手续。在办公室门口，你遇到大斌，跟他说你要见我，让我晚些去你爷爷家找你。

我知道以后也许很难再见面了，这恐怕是最后的机会将那些事情告诉你。可是我却越走越慢，最终在我们从前常去的康康小卖部门口停住了。然后，我掉头回家去了。据说那天你等了很久，快吃晚饭的时候才被你妈妈带走。让你空等一场，我一直感到很抱歉。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这样做。可能因为没有什么是我能够主宰的，所以我想自己来决定如何结束这场友谊。从那个时刻起，我把和你有关的一切封存进了档案袋。

大斌有你的新地址，你生日前的一天，他伏在桌上给你写生日卡，但我拒绝把自己的名字添在他的后面。后来他还为你没有回信，也没

有在他生日的时候寄来卡片而难过。没有人知道你的消息。你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得干干净净，一如我希望的那样。我猜你在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，你赞同我的决定，既然再也不能回到过去，保持联系也就毫无意义。我们曾那么亲密，以为友谊坚不可摧，可事实上它非常脆弱。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错的，如同长在道路中央的树，迟早会被砍掉。

我喝光了三瓶啤酒，扣上外套的纽扣，站起身来。

“要走了吗？”老板娘问。我掏出钱来给她。

“你往前再走一段，前面的大路口没准会有车。”她手脚麻利地把找回来的钱塞到我手里，“路上多保重。”呼啦一声，她拉开半扇门，冷风夹杂着碎雪涌进来。

我一只脚跨出了门槛，又停住了。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酒精灼烧着我的脸。

“能先把箱子放在你这里一会儿吗？”我听到自己说，“我想起还有一件事没有办。”

“好啊，反正下那么大的雪，我也回不了住处了，你多晚来取都行。”她笑着说，“难怪整晚心事重重，快去吧。”

我谢过她，迈出门跨入风雪中。

刚才走在来见你的路上，又经过康康小卖部。它已经改成东东快餐店。旁边存放自行车的大车棚拆掉了，从前那个陡峭的斜坡被垫平了，你爷爷的家也从西区搬到了小白楼。可是大雪覆盖了这所有的变化，让我恍惚觉得还是十一岁的那个夜晚，你要走了，我赶来见你。这一次经过康康小卖部的时候我没有停下。我终于把那个晚上没有走完的一段路走完了。